

宝盖山



宝 盖 山

(少数民族民间故事)

肖甘牛 整理

薛俊一 插图

长江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些故事分别流传在广西僮族、瑶族、苗族聚居地区。其中《宝盖山》、《朝阳花的故事》、《摩星界》等篇，是以反映少数民族人民对红军及革命领袖热爱为主题的小故事。它生动地反映了少数民族人民坚强不屈的斗争意志与党和人民血肉不可分的联系。《马四娘》借马四娘的丈夫替石达开赴难的传说，反映了广大人民对人民英雄的热爱和关怀。《彩桥》则生动的说明了炽热的爱情只有在劳动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巩固；如果懒惰的邪风一旦上升，爱情的火焰也就紧跟着熄灭了。把这样一个短小的含有悲剧性质的故事附着美丽的关于彩虹的传说，就更加增了它的艺术性。其余各篇也都优美动人。

宝 盖 山

肖甘牛整理

薛俊一插图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鄂城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2.75印张 43,000字

1979年7月新1版 197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5,000

统一书号：10107·168 定价：0.19元

目 录

宝盖山(桂北瑶山民间传说)	1
朝阳花的故事(僮族民间故事)	7
百合花和草鞋(僮族民间故事)	17
摩星界(瑶山民间传说)	26
马四娘(僮族民间故事)	34
彩桥(瑶族民间故事)	42
双钢石(瑶山民间故事)	48
汗光珠(僮族民间故事)	57
玉米的故事(大苗山民间传说)	64
秀娘(僮族民间故事)	74
一块黑铁黑黝黝(僮族民间故事)	80

宝 盖 山

——桂北瑶山民间传说

小保和小保娘住在桂北宝盖山下。绿油油的茶树，清溜溜的小涧，围绕着他们的茅屋。

红军由江西来，经过桂北瑶山，几个红军战士住在小保家里。小保和红军叔叔玩得很好，他常爬上红军叔叔的肩上叠罗汉。

红军叔叔很爱小保，小保也很爱红军叔叔。

小保家门口贴了一张红军布告。小保认不得字，红军叔叔告诉他说：“这是毛主席告诉人民怎样翻身，怎样过好日子的布告。”

小保站在门口，闪动黑溜溜的眼珠望着布告，两颊上现出两个小酒窝。

红军战士住不几天，走啦。小保要跟红军叔叔去，红军叔叔告诉他：“等你长大了，我们来接你。”小保和娘站在山岗上，看着红军队伍象一条长龙似的翻山越岭走啦。

可爱的红军走了，可恶的白军来搜山。

小保很担心这张布告被白军撕掉。晚上，小保对娘说：“娘，我们把门口那张布告揭下来藏好，好吗？红军叔叔说，这是毛主席告诉我们怎样翻身，怎样过好日子的布告。”

娘听了孩子的话，点点头说：“孩子，你记得我们瑶家的一首山歌吗？”

“哪一首呀？”

娘拉长嗓子，轻轻唱起来：

国民党敲碎瑶家的骨头，
喝干了瑶家的髓浆。
一天两头黑，一年四季忙，
还是包谷汤也喝不上。

娘含着眼泪又告诉小保，说小保爸怎样挑柴到街上卖，白军怎样不给钱，爸怎样向白军要钱，怎样被白军活活打死……

小保听着听着，不觉流下眼泪来。娘忙把小保搂住，替他抹干眼泪。娘说：“我们不翻身不行呀！孩子，我们一定要藏好这张布告——毛主席告诉我们怎样翻身怎样过好日子的布告。”

娘拉着孩子到大门口，看见布告张贴在门上，月光照耀着，发出闪闪的白光。娘和小保用水浸湿了布



告的四角，轻轻的揭下来，藏得好好的。

白军的刺刀，在瑶山晃来晃去。赵二林因为家里有一块红布，被白军抓去杀了；盘大生因为家里有一根红缨手杖，也被白军抓去杀了。恐怖笼罩着瑶山！

墙有缝，壁有耳，小保母子晚上谈的话和做的事，吹进了白军的耳朵。

白军搜到了小保家了，一眼看见大门上有张贴过布告的痕迹，便满屋搜索，翻箱倒笼，可是布告没有踪影。

白军抓住小保娘，要她交出布告来。小保娘摇摇头说：“不晓得！”白军抓住小保，要他交出布告来。小保摇摇头说：“不晓得！”

小保母子傲慢的态度，气昏了白军。白军野蛮地打他们。小保娘缺了嘴唇，小保落了牙齿，母子俩一身血糊糊的，可还是咬定牙根不肯说。

白军狠狠地走了。

娘拉着小保到涧边去洗血身，涧水都红了。小保笑着对娘说：“娘，布告还在啊！”娘笑了，涧边的山茶花也笑红了脸。

墙有缝，壁有耳。小保母子涧边说的话又吹进了白军的耳朵。

白军又闯进小保的茅屋要布告。拳打，脚踢，刺

刀刺，娘折了一只手，小保断了一条腿，母子俩血糊糊的，可还是咬定牙根不肯说。

白军狠狠地走了。

娘一只手扶着小保，又到涧边洗血身，涧水都红了。小保笑对娘说：“娘，布告还在啊！”娘笑了，涧边的山茶花也笑红了脸。

墙有缝，壁有耳。母子俩涧边谈的话又吹进了白军的耳朵。

白军又虎虎地闯进小保的茅屋要布告。拳打，脚踢，刺刀刺；挖掉了娘一只眼，割掉了小保一只耳。母子俩一身血糊糊的，可还是咬定牙根不肯说。

白军又狠狠地走了。

母子俩爬到涧边洗血身，涧水都红了。小保笑着对娘说，“娘，布告还在啊！”娘笑了，涧边的山茶花也笑红了脸。

墙有缝，壁有耳。母子俩在涧边说的话又吹进了白军的耳朵。

白军又闯进了小保的茅屋。可是，母子俩不见了。白军一把火烧掉了茅屋，狠狠地走了。

茶花满山开的时候，宝盖山下的人们聚拢在山岗上，七嘴八舌地谈着小保母子到哪里去了。

“母子带着红布告，找寻红军到北边？”

“水也长来路也远，母子路上有人见。”

“母子带着红布告，跳进深潭死去了？”

“毛主席布告是翻身宝，母子不肯把它泡。”

“母子爬上宝盖山，高山顶上把身安！”

“宝盖山顶高千丈，手残脚废能攀上？”

“有志不怕海水深，有心不怕大山高！”

“没有星星没有月亮，黑暗昏昏怎能上？”

“毛主席的布告放红光，照得山路亮堂堂！”

大家肯定小保母子是到宝盖山顶去了。

不久，宝盖山顶在云雾迷蒙里隐隐约约出现两块石头，一块大，一块小，并排竖着，很象小保母子；同时，山顶上常常放出红光；而且山上流下来的泉水，甜得象雪梨汁一样。

大家更加肯定小保母子在宝盖山顶，而且永远在宝盖山顶。

朝阳花的故事

——僮族民间故事

红水河两岸的朝阳花①盛开了。

在红水河两岸，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韦八哥②壮烈地牺牲了！

这个沉痛的消息，很快地传遍红水河沿岸。沿岸的人民，个个咬着嘴唇在悲泣。大清早，丹凤姑娘和妈妈坐在大门坎上抽抽噎噎地哭着。

丹凤慢慢抬起头来，望着妈妈满布皱纹的脸孔。她想到从前爸爸交不起恶霸地主的田租，在监牢里给

① 朝阳花就是向日葵。

② 韦八哥就是韦拔群同志。一九二九年张云逸同志（前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带领红七军在桂西和韦拔群同志建立革命根据地。后来张云逸同志奉令率领红七军北上，留下了韦拔群同志在桂林坚持斗争。韦同志担任总指挥，人民群众都拥护他，叫他做“韦拔哥”、“韦八哥”。他和群众打败了白匪军几十次的围攻，把李宗仁、白崇禧匪帮吓得胆战心惊。后来白匪军勾引韦同志的远房侄子韦昂叛变，韦拔群同志因此而壮烈牺牲。桂西人民非常怀念他，大家都传说韦八哥没有死，说他到北方毛主席那里去了。

关死了。哥哥被抓壮丁抓走后，在匪军官的枪头下折磨死了。为了这些事，妈妈哭的死去活来，脸上堆满了一条条的皱纹。后来多亏红七军和张军长①、韦八哥到来，打垮了恶霸地主，分得了房屋田地，报了仇，生活也好了。妈妈天天笑咪咪的，脸上放出了红红的光彩，皱纹渐渐消失了。现在，这个沉痛的消息传来，妈妈忽然老了许多，一条条的皱纹又堆满在脸上。

“妈妈，八哥这样好一个人怎么会死呢？唉！”

“不会死的，大约到北方张军长那里去了。听说张军长和毛主席在一起哩。”

一说到毛主席，母女俩不约而同地仰起头来望着东面山上缓缓升起的太阳。太阳照耀着红水河的水，闪闪地散放着红光。

丹凤扭过头来，痴痴地望着红红的河水。她说道：“妈妈，我们红水河的水永远是红彤彤的。”

妈妈也转过头来望着河水，说道：“红水河两岸人民的心，永远是向着共产党、红军，永远是向着毛主席的。”

“妈妈，红军几时回来呢？”

“孩子，张军长说，他们很快就会回来的。”

① 即张云逸同志。

丹凤扯起衣角，把眼泪一抹，面对着红水河，悠悠地唱起歌来：

太阳红红在天空，

照得河红心也红。

太阳永远放光明，

红水河永远红彤彤。

妈妈望着女儿忽灵灵的大眼，红圆圆的小脸，开朗地笑了。丹凤也咧嘴笑了起来，小小的嘴角上现出了两个红红的酒窝窝。

早饭后，丹凤和妈妈在大南山上锄玉米地。锄了一会，他们登上了一块大岩石，伸长颈脖，手搭凉棚，望着遥远的北方，蓝蓝的天空飘浮着一片片的云彩。她们嘹亮地唱着山歌：

天空蓝蓝挂彩云，

山野青青满树林。

红水河红心也红，

母女天天盼红军。

一阵东南风刮来，母女俩唱的歌漫山遍野飘荡着，把红水河沿岸人民的心吹得暖烘烘的；也把那癫癫撞撞在红水河边的白匪军的心，吹得乱慌慌的。

晚霞布满在天空，丹凤母女俩扛着锄头一路唱着山歌回转家来。三个白匪军背着枪支，插着刺刀，恶



狠狠地站在丹凤屋门口。

“‘共匪’婆，你们唱什么？”

丹凤母女沉着脸，眼鼓鼓地望着白匪军，鼻子哼了一声，说：“用不着你管！”

白匪军用枪头冲打过来，丹凤妈昏倒在地上。丹凤急向妈妈身上扑过来，大声喊着：“妈妈呀，妈妈！”妈妈慢慢睁开了一线眼睛，说：

“孩子，你记住！……太阳永远放光明，红水河永远红彤彤。”

白匪军一听更气了，刺刀一闪，戳进了妈妈的胸膛，冒出了红红的鲜血。两个匪军抬起妈妈的尸体，向河里一撂，嘭咚一声，只见浪花四溅，妈妈随着滚滚的河水流下滩去，转眼不见了。红水河的水更加红了。

丹凤尖叫一声，跑到河边大哭大喊。匪军赶过来拧了两下丹凤的腮巴，看看天色将晚，便急忙癫癫撞撞地走了。

丹凤坐在河边，望着河水，咬着牙根说：

“妈妈啊！我记住，……太阳永远放光明，红水河永远红彤彤。”

第二天，太阳出来了。丹凤一个人扛着锄头上大

南山锄玉米地，锄了一会，她登上一块大岩石，伸长颈脖，手搭凉棚，望着遥远的北方，蓝蓝的天空，飘浮着一片片的彩云，她唱起山歌来：

妈妈沉下红河心，
丹凤还有亲亲人。
红水河红心也红，
丹凤天天盼红军。

一阵东南风刮来，丹凤的歌声漫山遍野地飘荡着，把红水河沿岸人民的心吹得暖烘烘的，也把癫癫撞撞在红水河边的白匪军的心，吹得乱慌慌的。

晚霞布满在天空，丹凤扛着锄头一路唱着山歌回转家来。三个白匪军背着枪支，插着刺刀恶狠狠地站在丹凤屋门口。

“‘共匪’妹仔，你唱什么？”

丹凤沉着脸，眼鼓鼓地望着白匪军，鼻孔哼了一声，说：“用不着你管！”

白匪军用枪头冲打过来，丹凤昏倒在地上。白匪军癫癫撞撞地走了。

丹凤醒转过来，发觉右手断了，紫黑色的血糊满了一身。她翻转身，抬起头来望着红水河，悠悠地唱着：

“……太阳永远放光明，红水河永远红彤彤。”

第二天，红红的太阳出来了，丹凤一只手扛着锄头，慢步走上大南山锄玉米地，锄了一阵，她登上大岩石，伸长颈脖，一只手搭着凉棚，望着遥远的北方，又唱起山歌来：

断手断脚难断心，
千里迢迢心连心。
红水河红心也红，
丹凤天天盼红军。

歌声把人民的心唱得暖烘烘的，把白匪的心弄得乱慌慌的。

晚霞布满在天空的时候，丹凤唱着山歌回来。三个白匪军又恶狠狠地等在门口。

“‘共匪’妹仔，你又唱什么？”

丹凤沉着脸骂道：“狗，滚开！用不着你管！”

白匪军用枪托打过来，丹凤昏倒在地下。

“哼！你两只眼会天天盼红军！”白匪军拉出刺刀，“叭喳”两声，把丹凤的两个眼睛珠挖了出来，癫癫撞撞地走了。

丹凤醒转过来，满脸血糊糊的，看不见东西了。她翻过身来，用血糊糊的眼眶望着红水河，悠悠地唱着：